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畢所譔

武經總要後集卷七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七

尅敵安衆心　　辨詐偽

持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翦至閉營休士曰飲沐而撫循之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先是荆數挑戰而翦不出荆乃引而東翦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荆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

軍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百騎出入軍傍克國曰吾士馬辛苦不可驅馳此皆驍騎難制恐誘我也且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無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之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羌虜無能為矣克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為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為兵欲一鬭而死可得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輜重欲渡

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死戰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曹操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渭而軍遣使講和操不許數挑戰又不出固請割地求送任子為質賈詡偽許之遂請與操相見于是交馬甚歡操又與遂書充日會戰超等敗走諸將問操操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賊至

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
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
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
非一道也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
屯田為久駐之基使人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懿懿
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然
莫敢犯違

梁帝叡進討合肥水使王懷静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傘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叡勵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叡以賊近憚為所躡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唐李嗣昭守潞州嘗饗諸將登城張樂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卒心

輕敵必敗

戰國時公子卬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擊之軍既相拒衛鞅遺卬書曰吾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會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方會盟而鞅伏甲士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杜弢乘勝擊杜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炲言于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于石城時曾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出侃陣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苻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石越遂遊馬以渡序大懼固守城

中越攻陷外邪獲船百餘艘以濟軍後屢戰每引兵退序不設備督護季伯客送款於秦為内應丕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

謝琰為會稽太守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海口入餘姚破上虞進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未幾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人情震駭咸議宜持重嚴備且設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

跨馬而出廣武將軍宣寶為前鋒推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窄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翰驍武有才為弟皝所忌奔段遼遼弟蘭與翰寇柳城皝遣慕容翰及封奕等救之皝戒翰曰賊衆氣鋭難與爭鋒宜顧萬全謹勿輕進必須兵

集陣整然後擊之翰性驍銳領千餘驍騎為前鋒
鋒而進封鑾止之翰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
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
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
將易之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諸
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耳若輔之以重臣當無慮
也於是以韋虔為長史務和為司馬至太寒嶺益

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陣令將士解甲游獵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是孤之罪也皆赦之

東魏莫多婁貸文為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于金墉城宇文泰軍出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勵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

出陜西過瀘澗全軍戰没

王則太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元文穆討王果輕騎深入為果所擒

後周賀若惇為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粮道乃令惇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惇孤軍深入欲窺取之惇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川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而敗

隋薛世雄為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伏精兵數千人于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遁去亡入豆子谷中世雄以為建德果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藉死者萬餘世雄以百數騎而遁

唐姜寶誼武德初為右武衛將軍時劉武周將黄子英

往来雀鼠谷高祖令竇誼擊之子英以輕兵挑戰竇誼兵纔接子英輒遁如此者再三竇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竇誼為賊所擒

趙景慈武德初領軍行總管與獨孤懐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銳前後遣將皆不能尅景慈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壕内賊于地道中出兵掩之懐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墮馬為

賊所擒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貞觀中阿史那社尒旣擒龜兹王孝恪守之龜兹相那利潜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中萬餘人来襲孝恪時營於城外有龜兹人来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乃不以為意那利率兵掩至孝恪始覺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

裹合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則為
胡賊所蹂躝流矢及越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尤
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既至西門為胡寇
所殺
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天寶中賊將蔡希德數
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
欲生獲之渡橋橋壞墜水中為賊所執
李仁矩明宗時為閬州節度董璋乃率兇黨以攻其城

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儻旬日之間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後唐伐蜀班師時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康延孝叛據漢州掌書記張礪獻策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為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

也延孝覘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之遂擒延孝

戒輕舉

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

無扞採樵者以誘之扞禦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恥

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是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

臣詐為渾主保車師伐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應定和不被甲登山賊伏兵于嵒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王世充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李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城下密簡鋭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趨浮橋溺死者數萬人

太宗命皇甫繼明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軍粮于靈州朝

發軍乘分為三輩護送冦至為禦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轉運繼遷知之邀于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君節度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自欲邀功遂與戰賊先以羸兵挑戰既而伏發守榮敗中矢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

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遣之

堅壁挫鋭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壓乘其未備也軍吏患之裨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灶陣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陣而前决開營壘為戰道書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後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于鄗吳漢將突騎来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擄掠者輙擊取之絶其粮道積月餘賊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南立數十屯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數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兵東下鋭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尤

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奬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廣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縁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獘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吾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其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當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御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彼乃猾虜其

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束茅以火攻之諸軍同時發火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上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

甲深入提兵死地其鋒未可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偹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大半師乃令欽督鋭卒趣合榆斷其歸路儉帥兵以為後應恪懼而遁欽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諸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遊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使劉曜自來猶若無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

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喻衆秣馬蓐食遲明設伏而戰擒伊餘盡俘其衆

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取

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粮運致竭自當退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攻折墌（上思力反下之石反）城賊有十萬餘衆兵鋒甚銳數来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挫衂彼銳氣尤盛必輕敵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

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粮絶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来降太宗知仁杲人心内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鋭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龎玉陣于淺水原南出賊之右

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
軍奄至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三軍齊奮
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粮道
黑闥又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
粮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堤
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
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氣索而潰水又

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於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帝問其故答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因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

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彼深入利在速戰不可與爭鋒况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攜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言戰者斬堅壁待其弊自不戰而退

本朝征高平付潘美精卒數千扼江猪嶺虜果由是路來援美堅壁不與戰虜遁去

避銳

春秋時城濮之戰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不從而敗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于南皮留蘇由審配守城曹操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北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来當避之若從西

山来者此戍擒耳尚果循西山来臨淦水為營夜

遣兵犯圍操逆擊破走之城中奔潰

陳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齊王琳遣巴

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引兵東下

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

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急琳謂得天道

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擊敗之

隋来護因高智慧據江南叛從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

為營圍亘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護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前後合擊智慧敗死

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

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隋郡克之

進圍安陸仲禮聞隋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嫻野戰況仲禮今已在近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于是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于漴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夷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擊之韶曰步卒氣力有限今積雪凝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敗之敵前鋒盡殪餘衆宵遁

唐武德中太宗戰竇建德于汜水東建德列陣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而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陣久卒饑必

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汜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大敗之生擒建德

矯情安衆

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傷胷而捫足者以安衆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

入成臯

後漢耿弇征張步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

吳漢征蘇茂迎戰墮馬傷膝還營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軍士激怒人倍其勇

蕭衍舉兵指建康至新林揚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賊城中遥見麾

葢縱神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栅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戰輙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士卒克獲更多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為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費穆率師奄至于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三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单騎擊刺

屢折魏軍洵馬被傷不能進放胄又貫三矢衆失
色請放突去放勵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
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死戰莫不一當百遂
大破穆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畧盡
本朝安守忠淳化中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
謀變擁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
坐客曰此輩酒狂耳一時擒獲人服其量
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冦鎮陽候騎至㵎

州去魏二百里隣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獨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燈設樂與賓佐遊達旦人賴以安

雍熙中王師大舉北伐幽州道行營前軍都監郭守文與敵遇為流矢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左右騎從莫知之也

景德中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以向敏中為鄜延部署知延州賜密詔盡付西鄙許以便宜從事敏中受

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籓以安車駕還乃納前詔

少府監雷有終討蜀賊李順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

面立栅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

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旣合圍有終引奇出

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

軍中虛僞

漢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將兵擊之吳楚乏粮欲退數

挑戰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魏將張遼以荆兵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驚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非一營中謀反必有造變者欲以擾亂衆人耳乃令軍中安坐遼親將兵中陣而立有頃得首謀者立殺之

尅敵安衆心

後漢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毁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東晉末寇逼建業荆州都督劉道規遣别將檀道濟到彦之赴援朝廷爲賊所破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来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单車迎之衆咸感悦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苟琳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衆將破賊時蜀焦縱又以桓謙寇江陵爲荆州刺史道規擊敗之斬謙及苟琳初謙至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虚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士

庶咸感其焚書之恩終無二志

唐李晟率勤王兵入京師勒兵屯于含元殿側號令諸軍曰長安士庶多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民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五日内不得輙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軍人有擅取賊馬者及大將髙明曜虜一賊妓司馬伷取賊馬二疋晟皆立斬之莫敢仰視士庶無不感

恍咸欷歔流涕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

辯詐偽

本朝太平興國中馬知節領兵戍秦州時李飛雄矯乘驛稱詔使至境召知節及劉文裕等縻縶之將加害知節辨其詐因詔文裕反執飛雄案其奸而族之

裴濟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扶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

數百人已刼鄜關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焉

裴濟監戍兵于威虜軍途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信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胡兵退去太宗嘉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八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八

御士推誠　與敵推誠

以恩信結敵人　知人

善用人　解仇用人

使過　示信

示義　以義感人

激怒士心

御士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為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陣降者皆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内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東晉末劉道規為荆州刺史叛臣桓玄餘黨荀林屯江

津桓謙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絶都邑之間荆楚既破桓氏故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又並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西魏王羆守華州（今馮翊郡）時西魏師戰于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聞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汝聞天子敗績不知凶

吉諸人驚駭咸有異志王羆受恩于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殺我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與敵推誠

唐將郭元振在凉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然屢請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于帳前與烏質勒公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

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身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屯于涇陽僕固懷恩率番虜來寇子儀一軍萬餘人而經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拒其東魏

楚玉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宋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没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懐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其來攻今令公在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歲無彊回紇皆曰懐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嵗遠涉萬里剪除㐫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一旦棄舊好助一叛臣

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為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可得而見之乎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千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来虜初疑持矢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免冑徐出而勞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義又何至于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

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住錦歡好如初

德宗時朱泚朱滔王武俊聯兵反泚既汙宫闕羣賊附李希烈希烈僭號欲稱制衆心稍離帝自奉天下罪已詔赦昭儀帥李抱真先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貞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足下不能自振于數賊之間乃舍九葉天子而臣反

虜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

感動左右又于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

疑結為兄弟而別明日合戰大破朱滔

淮西既平裴度為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

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

乃約法除盜鬭殺外餘盡除其往来者不復以晝

夜為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為

牙兵或以為反賊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

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無不感泣

賈耽為義成軍帥時淄青李納雖外奉朝命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青將心服之

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將為重徹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人為牙兵士卒不願去鄉中路潰散不敢

歸屯于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馳赴鎮潰卒亦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单車出諭以逆順咸令兵士弛弓釋甲用之為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五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上下遂服之

以恩信結敵人

唐蘇定方之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明其為賊衆乃可服今泥熟等所以不服賀魯為賀魯虜其妻子也設于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賊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還之于是泥熟等請隨軍効死

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磧北既親屬

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紀綱覊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起儉為使覘動静儉疋馬入其部落仍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稽顙而至便移儉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貴易生驕奢表請和糴擬充貯備番人喜悦邊軍大收其利

隋末義兵起屈突通鎮長安兵敗勢蹙或説通歸降通

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
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
爾勞勉將士未甞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本朝至道中交趾酋長黎桓不順海賊頻年剽刼朝廷
加恩于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為國信使先是將命
交趾者必贈遺數千緡桓所賦斂往往斷民手足
堯叟召其子瑗受以朝命却其私覿及交趾民卜
文勇等先殺人亡命昔鎮將臧匿凡有百餘人堯

叟皆捜獲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

捕送海賊為謝且言已勅溪洞不得搔動

知人

後漢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鄧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

才光武以為知人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

以詞自達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禹問可使行者

禹曰數與吳漢言其人勇悍有智謀諸將鮮及即

拜大將軍果立大功

蜀將諸葛亮率諸軍駐漢中以魏延領司馬楊儀為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為忿有如水火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粮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辨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延之驍勇甞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延儀才有所偏孔明任人各取所長

晉羊祜為征南將軍王濬參軍事祜深知之或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

有大將軍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舉善焉濬後為益州刺史祜以濬有竒畧密表召濬伐吳之役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武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于下而矯于尊矜其功不知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如其

言

隋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李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喬鍾葵等攻之景帥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頡多謀畫拒守之術景推任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務持重時出撫循而已

唐裴行儉曉用兵有奇術兼負知人之鑒嘗所引偏裨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䛒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

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人盡爲名將至刺史者十數

人

西川劉闢反杜黄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

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遊諸鎮

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

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伍千常若寇至及

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卒器

用無鈌者至興元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

西從閬中入遂𨚫劒門之師解梓潼之圍黄裳又奏請不以中官為監軍只委髙崇文為使崇文素憚劉澭黄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奉命當以劉澭代汝由是得崇文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黄裳曰此卿之功也

本朝曹彬為樞密使太宗詔舉材堪將帥者久之彬曰知人不易朝廷雖是未見其能臣有子瑋好謀而斷謂堪試用太宗喜其内舉乃自閤門祗候擢渭

州時年十九至部騰檄區落告以丹青之信戎人皆泣下康奴羌舉族内附李繼遷寇西凉次石門瑋率兵邀敗之城籠竿川滅章理族卒破唃囉以功累歷方鎮

善用人

前漢陳平事魏王説不聽去歸項羽羽久不任平乃就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使叅乘典護軍諸將及絳灌等毀平曰平居家時盜嫂事魏王不

用亡歸楚楚不中又亡歸漢伏願大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詰無知曰有之乎曰有之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竒謀之士顧其計誠可以利國家耳盜嫂安疑乎漢王召平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從事楚亦然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魏不能用臣説故去事項羽項羽不信人事以歸大王信臣計

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加賜拜
以為護軍中尉諸將乃不敢復言卒用平計滅楚
封户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非臣之功也王曰吾
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者可謂不背本矣乃并賞無
知
唐尉遲敬徳舉城來降太宗大悦引為右府統軍屈突

通殷開山咸諫太宗引入卧内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吾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願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他日從獵于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来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賊從稍却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步騎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魏將陳知畧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衆人

譖公必叛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憑何相報之速也

鄭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彊桀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之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力也

郭孝恪唐初拜萊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

孝恪于青城宫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廹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来助虐粮道阻絶此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功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于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顔真卿為平原太守禄山遣其將李庭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長山守杲卿與長史袁履

譙諜殺湊邈擒干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餘萬横絶燕趙詔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来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倡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為長城方今清河實公之西隣也僕幸寓家得其虚實知可為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年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年平原之彊因而撫之以為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

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四千人今𭡝將之真卿謂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𭡝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為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即斬袁知泰公同馬乘使為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而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固志十萬之衆徇河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

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及副將范冬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數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来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来拒戰大敗之斬首萬餘級

解仇用人

春秋時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来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

也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心言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堂阜齊地歸以告曰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高敬仲之才多於政事使相可也從之

初臼季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臣聞之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弑文公對曰鯀舜之罪人也用禹以

濟管仲桓之罪人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蒐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父死故進之也之功先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前漢韓信擊敗趙軍令軍中無斬廣武君李左車有生得之者賞千金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信解其縛東嚮坐而師事之得平燕之策

周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李克用臨終顧謂其子存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嗣昭小名進通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存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奮力突戰竟破彊敵與嗣昭歡愛如初

使過

春秋時殽之役晉人既歸秦三帥秦大夫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夫子何尤復使為政其後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昔飧璧之施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

殺顛頡以狥于師

邲之戰晉中軍元帥荀林父敗績晉師歸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也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不可

乎林父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唐蕭銑據荆州遣李靖安輯之至陜州阻水漲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敕陜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請命于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䕫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其營後于要險設伏臨戰斬肇則俘獲五千人高祖甚恱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

展其効

嗣曹王臯為江西節度其將伊慎嘗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希烈反懼臯用伊慎乃陰遺之鎖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于境上上聞即遣中使斬慎臯表請赦令自効㑹與賊夾江為軍中使又至臯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推鋒而先臯率軍繼之蕢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級慎方得免罪

高崇文伐蜀次萬勝堆大將阿跌光顔與崇文約到行

營愆一日懼誅請深入以自贖乃軍于鹿頭西大

河之口以斷賊粮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

文悦以兵三千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衆二

萬及以城降

本朝初西山廵檢郭進善以權道任人甞有軍校自西

山來詣闕訟進不法事太祖謂近臣曰所訴事多

非實蓋進御下甚嚴觳必是此人有過畏懼而誣

耳遣中使送與進令詰而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并人入寇進因謂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并寇如得勝即薦于朝如敗便可自殺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太祖怳而從之

田紹斌嘗盜官馬數匹事發獄具廷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于門外遣内侍私謂之曰汝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死必能盡節上報詰

廷下特釋之密賜金帛會征江南擇諸軍備事得五百人為步鬬軍令紹斌統之及率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多所克捷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命退舍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

之譎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説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説偃言萬代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悦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適張郃領勁卒十餘萬向劔閣諸葛亮有戰士二萬依代當還更番歸者八萬餘時魏軍始至參佐咸以敵衆彊多非力所制留當還者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惜今當還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豈可留之乃勑速遣于是應去者咸願留一戰遂拔刃爭先無不以一當十大敗張郃司馬懿之衆

示義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白狄別種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

所甚惡如所好何無復以如所好若其勿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吾心莫能以示義或生變有死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晉羊祜都督荆州軍士卒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懐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呉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呉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邉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呉罷守于是教兵士墾田六百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呉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降者前

後不絶乃增修徳信以懐柔初附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来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哭之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咸率部曲而降祜行軍吳境刈榖為粮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

名吳將陸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左右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也

隋絳郡賊柴保昌等有衆八萬煬帝令户部尚書樊子蓋擊之子蓋深溝高壘不敢出戰有來歸者必抗殺之由是莫敢降連年不能克煬帝命唐祖攻之賊有來降者皆引至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咸自安願効死力其黨相謂曰我等皆無逆心徒以政

令嚴酷懼死為盜耳前後首者皆為子益所殺窮無所歸今唐公與人無隅恩義如此我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前後至者數萬人餘賊散走他郡

以義感人

唐嗣曹王李臯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良鎮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連歲不能下臯受命乃曰驅疲罷誅反側非所奉聖朝事遣使

遺國良書曰覲將軍非為逆者葢遭讒嫉耳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我何忍加兵將軍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且憂且喜遣使請降臯即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臯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臯遂大呼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然不敢動適有識

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焉

劉昌初至平凉刼盟之後所収聚亡殁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于昌有愧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刻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収其骸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柩衣服葬于淺水原分建二塜大將曰聚義

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肴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祭焚其衣服紙錢别立二石標題以塚名而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彊本節用軍儲豐羨

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符希忠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横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張說率輕騎二千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

于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訦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且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義無不悅服

淮安王孝恭討蕭銑銑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當籍没其家以賞士卒李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今新定荆郢宜弘寛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

溺之道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堅守不下非計之善

遂止江漢城邑聞之莫不爭下

激怒士心

燕圍齊即墨田單宣言曰吾懼燕軍劓所得齊兵燕人如其言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言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齊人于城上望見皆涕泣甚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

後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纔到數日而王廣禮貌即廢如収吾屬送匈奴骸骨當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夜將士奔虜營會起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

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燒死

蜀㕍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委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寳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吝於賞功望士夫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

是相與破璋

唐安禄山反長山郡盡為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弼帥本鎮兵来援親酹其屍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衆皆感動

李愬受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弘正累世為魏帥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于魏撫帥七年一旦鎮州不道敢兹殘害以魏

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敢効用焉

後唐栢鄉之役兩軍旣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所部弱欲激壯之手銀罌賜李嗣源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覩之令人膽破嗣源曰彼虚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廐中莊宗撫髀大笑曰卿以氣吞之矣嗣源引鍾盡酹即屬鞬揮鞭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赤馬都奮撾舞矟生挾

二馬而還飛矢麗其甲如蝟毛由是三軍增氣自辰及未騎軍百戰嗣源往来衝擊執獲不可勝計是日梁軍大敗

前漢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名不犯其境都死不近鴈門匈奴中為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郅都之形也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魏司馬懿討公孫淵淵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

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既破城兵士寒凍乞繻或曰幸多故繻可賜之帝曰繻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不與

唐范希朝為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韋交居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騎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橫暴番雖狗竊鼠偷必殺無赦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滿顛兵以助其功

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于城下
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武經總要後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趙希濬

武經總要後集卷九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九

絶藝　挑戰

勢宜决戰　臨危决戰

戮力必勝　驍勇敢前

陷陣摧堅　表裏夾攻

乘勝破敵　乘機破敵

乘風雨破敵　散衆

絶藝

梁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懷寳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流矢中馬目敵人交矟將至嶷斬其一騎而奪馬馳歸嶷膂力絶人善騎射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甚多人憚之號為杜彪

陳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吴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

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
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鋭
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虚發衆軍尤憚之及
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
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有識胡者云絳衣樺
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伺胡在陣仍自酌酒
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
餘步挽弓發矢摩訶遥擲銑鋧胡典切小鑿鋌也正中其額

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明徹追至吕梁復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吕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横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結長圍連鏁於吕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鏁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

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不從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率步卒乘馬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第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當先衝突後以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

隋賀婁定擊突厥史萬歲詣轅門請自效婁定素聞其

名見而大悦因遣人謂突厥曰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使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

唐高祖率兵擊羣盜至龍門縣賊毋端兒衆數千人至城下高祖親率十餘騎擊之高祖連射七十發賊大敗皆應弦而倒明日斬首築為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宗討劉黑闥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突

厥勇壯絶倫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嘆又嘗覘敵壘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鎗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尉遲敬德善避矟每戰單騎入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賊矟還以刺之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

刺敬德曰縱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意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嘆異甚以為恥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赴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内甲令薛

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試射五重仁貴射而洞貫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俱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并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虜主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軍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鎗每

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背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墜無不死者左軍輙下馬斬首率以為常

史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强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輙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相遇已而皆獲

有虜

逆賊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李光弼登城顧望謂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問所欲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見其獨來甚易

之足不降𨇤稍近將動孝德揺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數步與之言㪅罵如初孝德勒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我乃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彪㘚持矛躍馬而搏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執之而歸

王敬蕘魁傑沉勇多力善戰所用鎗矢皆以純鐵鍛就

鎗重三十餘斤摧鋒破陣率以此勝

本朝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諸將麾兵發機石攻城初帝選諸勇士數百人教以劒舞皆能擲劒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妙絶無比見者無不恐懼會北戎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劒示之壇場鼓譟揮刃而舞跳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湍空戎使見之懼形於色及廵城耀武必令劒士前導各呈其技賊衆乘城望之破膽

挑戰

春秋時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致晉師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疑晉之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疾驅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軍也菆矢之善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止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

楚漢相持彭越數絶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臯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肥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寶貨曹咎自刎肥水上

前秦苻堅遣黄眉鄧羌等率步騎討姚襄據黄洛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説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

發襄頻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鋭氣衰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忿恚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黄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以挑之襄果恚盡鋭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回騎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蒼梧王遇賊沈攸之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既至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

行郢州事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整還都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旨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乘間屢破之

武德四年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餘萬來援太宗自率步騎三千五百人趨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

武牢東二十餘里挑戰先是李勣程齩音咬金秦叔寶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賊入伏内李勣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勢宜決戰

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旬餘不克將士皆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太宗曰今日興兵欲一勞永逸東

道諸州望風歸附洛陽孤城何能持久功在垂成何乃棄之而去乃令諸軍曰王世充未破師必不還更有言班師者斬衆心乃定高祖知士卒有歸志恐衆心離不堪持久密勑旋軍太宗抗表固請尅日當定太祖喜而從之果平世充

五代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晉遣將符存審李嗣昭赴之次河中晉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

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蜀南有黑氣如鬭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賛歟是夜閱兵詰旦進軍與梁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

晉王存勗進兵至胡柳陂梁將賀瓌結陣而至引兵據陂中土山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欲領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王彦章騎軍已入濮陽山下惟列

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敵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使餘衆渡河朔河朔非王有也其勉之晉王聞之愕然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矟登山大敗梁兵

臨危決戰

春秋時孟明師師伐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

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明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隋末稽胡五萬餘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次黄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去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自率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有鼓聲不進自後者斬之既而鼓之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昭宗時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其郡梁將

葛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之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得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鄶郎等翊日破其八砦追擊至臨清

戮力必勝

春秋時晉師伐齊陣于鞍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將軍自執其鼓故

雖傷而擊鼓未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馬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相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音患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必正反轡右援枹音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人從以進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

注山名

晉元帝時賊帥杜曾聚兵數萬命周訪擊之訪帥衆八千時曾鋭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趙徹領其父秀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徹馳馬告急于訪訪怒叱令更進徹號哭還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

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輙動聞鼓音

乃進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冒

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隋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

詔以達奚長儒為行軍總管轄之遇於周槃衆寡

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

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

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

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大慟哭而去

杜伏威聚徒數萬屯歴陽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衆而來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奔入陣伏威突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復獲所射者使拔箭

然後斬之攜其衆復入稜軍大潰僅以身免

唐太宗從高祖破突厥於馬邑太宗手射殺虜一人由是虜遂退

高祖拒歴山飛深入賊陣重圍數匝太宗望見之將輕騎突圍而進弓矢亂發殪數十餘既接短兵所向必披靡拔高祖於萬刃之中時騎兵已散高祖氣憤將戰太宗苦諫乃止適會步兵繼至太宗奮擊大破之歴山飛魏力兒自號也

李光弼駐軍河陽自將於中潭城外置柵柵外掘塹闊
二丈深亦如之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
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
城東北角植小紅旗下望賊軍恃衆直逼其城以
車千乘載木鵝蒙衝鬬接撞車隨其後督兵填城
下塹三面各八道逼其兵又當塹開柵各置一門
光弼遥望見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
賊填塹開柵擁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大尉

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為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志不及公其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走追數百步元禮料敵軍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俟寇怠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云戰正忙作何為良久令軍中鼓譟出寨門徒搏奮追賊大潰

後晉時契丹大舉入寇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至陽城

遇虜圍晉師數重軍中之水鑿井輒壞人馬渇死甚衆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無所施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受擒曷若力戰未必死乃與張彥澤樂元福等引精騎擊之虜衆大敗虜主乘橐駞以遁獲車仗器械數萬計虜自陽城之敗大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祝曰此中其有符王耶

驍勇敢前

西魏將王羆為華州刺史常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

讙還將韓能軌從河東宵襲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聞閤外洶洶有聲羆裸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後魏中山王英征義陽傅永為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欲解長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餘人南逆仙琕賊射永洞貫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

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入營永曰昔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雖國家一帥奈何使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

後周河橋之戰諸將退走實熾時獨從兩騎為敵人追至邙山下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為敵人射落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為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突圍而出

唐馬璘從李光弼攻賊洛陽賊將史朝義自領兵拒王師於北邙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驚愕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賊陣者數次賊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健有如馬將軍者

唐廣德初僕固懷恩誘吐蕃入寇代宗幸陜州馬璘師自河右轉鬬戎虜間至於鳳翔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

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斬
俘數千計血流遍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召見慰
勞之
李靖擊吐谷渾表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
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相遇萬徹單騎擊之虜
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
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
本朝魏能咸平中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胡騎三萬餘

復來寇能率州軍陣於南門令其子正與都監劉知訓間道探賊形勢邀戰數十合賊退薄西山追擊走之獲其器械十八萬戎人常謀入抄掠能伺知即發兵逆擊之生擒首帥斬殺殆盡

馬知節平劒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自恃貴勢惡知節之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舊卒悉召還成都適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

慨然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去休於
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黨敗去
耿全斌從征太原還遇虜於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
口要害遷補車騎副兵馬使又改雲騎軍使屯瀛
州與寇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易馬凡三戰不卻
賊為引去
陷陣摧堅
晉襄公以狼瞫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瞫

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其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廟也君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陣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流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

繼之尚大克之得吉兆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

唐初段志玄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為通將桑顯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敗之

薛仁貴梁廷芳契苾阿力於遼東與高麗大軍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

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

契苾阿力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州萬均率騎先行為賊所攻兄弟皆中鎗墮馬徒步而鬬兵士死者十六七阿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

天寶之亂賊將史朝義領鐵騎十萬陣於昭覺寺賊皆

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揺旗而進單騎奔擊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萬三千人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於尚書谷朝義輕騎遁走

天寳末吐蕃入寇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王
忠嗣單騎而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
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五代晉皇甫遇拜滑州節度使虜率衆屯邯鄲戰遇與
安審琦慕容彦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虜前鋒大
至遇引追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
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自辰至未戰
百餘合所傷甚衆遇乘馬中鏑而斃遇有親僕杜

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顧杜知敏已為虜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匆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率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虜騎所困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難以支吾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而見天子

遂率鐵騎北度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彦超中數槍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晉王存勗舉兵擊梁救趙進軍栢鄉五里遣周德威先以胡騎薄梁營梁將韓勁等率精兵三萬鎧甲炫燿晉人望之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志在不戰欲以兵甲耀威耳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等見賊軍否此等俱是汴州天武健兒屠酤傭販虛有

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貲德威自
率精騎䥫其兩偏左馳右决出沒數四獲百餘人
賊遂渡河而退
本朝咸平初契丹入寇張凝率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
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敵陣凝子昭遠從行纔
十六歲即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掖凝而出左右披
靡不敢動
表裏夾攻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一名虎牢六月鄭三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勇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

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使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去引之以遇伏兵後伏兵起我復還之祝聃逐之戎人前後二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

楚鬭廉師師及巴師圍鄾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師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鬭廉衡陳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鬭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巴師偽攻之鄧師逐之背巴師楚師自前

鄧師大敗鄒人宵潰還與戰

後漢初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稜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赴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當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馬武也與之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

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軍精兵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敗亂走

武德三年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民移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禦之諸將甚懼秦王

以精騎陳於北邙山親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擊之誡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纔接煙作秦王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擊俘七千人

武德三年十月羅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守度通力堪

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巳急秦王方出援之左右未獲從以兩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射之應弦而墜擒之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奮擊世充大敗幾獲之

秦王討薛仁杲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賊將宗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龎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賊將宗

羅睺併軍共戰王軍將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

肅宗初逆賊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陜以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陜西負山為陣郭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鬬過期大軍稍却子儀麾回紇令盡進

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黄埃中發數十箭賊驚顧曰
回紇來即時大敗僵屍遍山澤
至德六年賊安慶緒遣嚴莊助張通儒拒官軍於陜李
嗣業從郭子儀討賊遇於新店力戰數合我師初
勝而後敗嗣業遂急應接回紇從南山望見官軍
敗曳白旗而下徑穿賊背遶過賊陣西北角先陷
嗣業又率精騎前轚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
乘勝破敵

晉杜預襲吳樂鄉虜都督孫歆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目今當暑水潦方降疾疫方起宜俟冬更為大舉預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陣以併彊齊今日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也遂召諸將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先議者慙而謝焉

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

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衂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十六年蜀李特攻晉將張徵軍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諸將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敝遂擒之若舍而寛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殺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抗馬諫曰糧已竭士卒疲勞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戰太宗曰攻者難成而易破機者難得而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阻我及其未定當乘其勢擊之此破行之勢也若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

飢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源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苦飢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飢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張長遜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却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遂破之

太宗破薛仁杲將宗羅睺於高墌乘勝帥二千餘騎追

之實軌若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敗餘衆何足為慮遂率衆而進之夜半軍臨賊城守陣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杲窮蹙開門請降

郭子儀僕固懷恩擊賊將李歸仁大敗之日暮懷恩謂子儀曰賊必棄城走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子儀曰將軍戰亦疲矣

且休迨明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助吾柰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聚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爲子儀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返者數遲明謀追之守忠等果遁

朱泚之亂賊驍將張庭芝逼栅求戰李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諸將縱兵擊之時駱元光領華州兵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

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地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晟乃號令誓師畢陣於光泰門外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立木柵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從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拔柵

而入王似軍繼進賊奔潰大軍分道並入驅蹙至於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入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遁走其餘皃黨相率來降

乘機破敵

蜀將孟達降魏以達領新城太守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懿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

與二賊交結宜審察而後動懿曰孟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及其未定往決之倍道兼行八日到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無患矣及吳兵到達曰吾舉事八日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懿八道攻之㝷斬達

唐高祖討宋老生太祖親與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時方

中夜太宗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行久而路得
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為武候將輕騎夜發行
前遲明至霍邑城下宋老生不出戰遂大言激怒
之老生欲戰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且欲停
營太宗曰機不可失當破賊會食豈得下營先食
乎高祖乃與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太宗當南面部
分纔定宋老生出兵交戰左軍遂敗太宗與軍頭
段志玄躍馬先登深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太宗

為流矢所中拔而復戰衝突出其陣後憤氣彌厲手殺數十人衆披靡老生遂大敗

太宗討薛仁杲既尅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時大王且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宗羅睺恃往昔之勝兼復養鋭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

走入城賊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兵衆皆隴西人一敗退走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摭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顧不悟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乘風雨破敵

後漢楊旋為零陵太守時蒼梧賊攻刼州縣賊衆多而

旋力闕

後魏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介朱

天光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衆散營於岐州北百里使太尉候元進據險設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擒元進餘慰撫悉降命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一戰擒之

貞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為吐蕃掩襲詔劍南節度使韋臯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命大將董勔

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城通鶴軍梵定康凡平堡栅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平其後贊普北寇靈朔又令臯出兵深入臯乃命陳洎等出三竒路崔堯臣出龍溪石門路仇冕等趨吐蕃維州城邢玭等趨雞棲老翁城高倜等趨故松州韋良金等出雅邛黎嶲路王有道等過大渡河入蕃界陳孝孫等進攻昆明城諾濟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

蕃軍連敗

石晉時契丹入寇杜仲威領大兵至白團衛村下營賊騎環繞之竒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至旦愈甚發屋折木營中掘井輙壊人馬俱渴契丹主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憤怒大呼曰招討使何不出軍而令士卒徒死諸將咸請戰重威曰俟風稍緩

徐觀可否李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風沙之内莫測多少奪命格鬬强者必勝如候風止我無噍類矣即呼曰諸軍齊力擊賊又謂仲威曰令公善守禦守真以中軍決死矣張彦澤召諸將問計藥元福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候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虜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亦兵家要訣也符彦卿曰與其束手受擒曷若以身狥國乃與元福等引精騎出西門擊賊諸

將繼至契丹刼數百步彥卿謂守真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真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乃擁萬餘騎横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

散衆

後漢初河南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

十二都旗（并凡平城陽瑯琊高密膠東東牟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時步衆尚十萬餘輜重七十餘兩并令降軍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為魏將尒朱榮所擒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生變亂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悦兵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拔

用親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之盡善

武經總要後集卷九